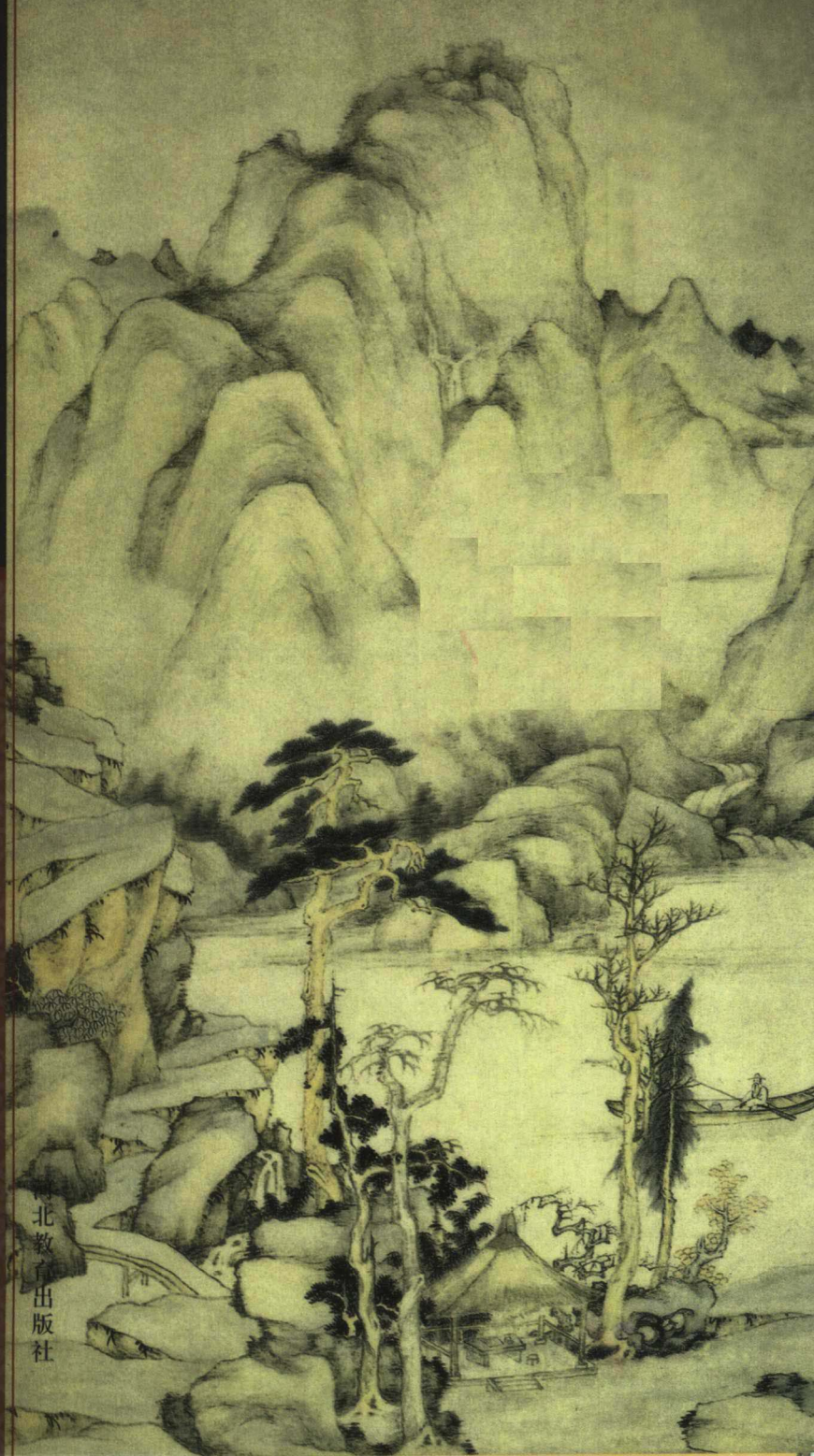


中国名画家全集

戴本孝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戴本

著 • 许宏泉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本孝/戴本孝绘;许宏泉编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

(中国名画家全集)

ISBN 7-5434-4606-5

I. 戴... II. ①戴... ②许...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6308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戴本孝

著/许宏泉

出版发行/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责任编辑/张子康 刘峥 张天漫 张福堂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郑子杰

制 版/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8.75印张

出版日期/2002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7-5434-4606-5/J·296

定 价/58元

前 言

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泊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目 录

一、生平概述	1
籍贯	2
家族与环境	6
关于笔名	21
卒年考证	25
二、游历与交往	29
小三吾诗会：迈出交游的第一步	32
黄山之行：艺术生涯的里程碑	37
余生之旅：走向生命的辉煌	42
三、遗民与遗民心态	83
亡国之痛与沧桑之感	84
劫后余生之困顿	88
隐逸情怀	90
遗民之意义	93

四、艺术思想与画风之衍变	97
独特的审美观	98
卓越的画风	112
五、诗歌评述	225
概述	226
影响与评价	234
关于《馀生诗稿》兼说“戴氏文字狱”	236
六、年表简编	241
附：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68

生平概述



迢迢忆，
最忆戴鹰阿。
吟到余生悲岁月，
图成残壁旧山河，
空染泪痕多。

——忆江南·怀戴鹰阿

籍贯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然而，时势却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戴本孝，一位极具个性的画家和诗人，便凸现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或许因为他的一生既无叱咤风云的壮举，也没有倜傥风流的传奇；蛰居穷乡僻壤，布衣终生；加上清代残酷的“文字狱”等特殊历史原因，使其诗文著作与绘画散失严重，传世不多。所以，历来“画史”对之均未深入论及，即使偶尔提起，亦只是寥寥数语，以至后人更是了解甚微。

最早记载戴本孝的画史大概属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国朝画征录》，作者张庚却把戴本孝的名字误为“本存”，且与汪朴、吴定三人合传，论述十分简略：



亚明《戴本孝诗意图》 1994年

同郡(按：前称汪朴为休宁人，此处同郡即指休宁)戴本存，号鹰阿山樵，山水以枯笔写元人法，小幅及册页颇有可观。

其后，彭蕴璨的《画史汇传》、《清画家诗史》以及其他一些史论著述对其大都是率略而不论。以致经过点校的《画史丛书》依然沿袭张庚误“本孝”为“本存”之说。

戴本孝，字务旃，明天启元年七月九日(1621年8月25日)^①生于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古官道旁的西河村。由于缺乏研究，有关戴氏的籍贯一向是说法不一，多持“休宁”这一讹传。就连较权威的《中国画家大辞典》(北京中国书

① 戴本孝：《除生诗稿》卷十一有《生日诗》(1691年)云：“生当七夕后二日，不知几逢闰七夕；今年我复来东皋，恰恰行年七十一。”据此推算，其生年当为1621年。

店)、《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也是以讹传讹，沿袭这一错误的说法。近些年来，一些出版物如潘天寿著《中国美术史》(1983年重版)，安徽美术出版社的《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江苏美术出版社的《龚贤研究集》、《石涛与〈画语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的《明清画家印鉴》等，仍固守旧说；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令狐彪编《中国古代山水画百图》及华文出版社的《中国书画大辞典》等，则持“一作休宁”、“一作和州”这种模棱两可之说。而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中又有“祖籍歙县(一作休宁，非)”的新说。

据《和州志》载：“戴重(本孝父)远祖仲礼，明太祖朱元璋取和阳，从征有功，得世袭千户，赐田宅著籍和州之西河村。”另据查《新安戴氏支谱》^①获知，有新安戴氏一支曾由休宁迁入和州。和州《花园、河村连宗戴氏宗谱》也载明戴重祖上(仲礼公)元末迁居西河村至戴重已十代。综合以上诸多记载可以看出，把戴本孝说成休宁人也并非毫无缘由的。然而，即使戴本孝远祖为休宁籍，自元末至清初，前后三百年，戴氏家族在和州繁衍十多代，仍称“休宁”籍贯，向无此例；至于说“祖籍休宁”，早已是年代久远之事，毋庸赘述。况且戴本孝在画中署款“历阳(和州旧称)鹰阿山樵”，却从未直署“休宁”。而“祖籍歙县”一说，据笔者所知，实为该书的文字作者之误断。笔者曾多次查阅《花园、河村连宗戴氏宗谱》，从中获知，在和州城西北迢迢谷西部的凤台山东北“顺天乡十三四都冷水涧”也居住过一支姓戴的氏族，称“花园戴”村，“发脉于徽州龙虎郡”。徽州的府郡为歙县，此恐是“祖籍歙县”

一说之来源。实际上，徽州亦包括休宁等县，况谱中有明确的记载，花园戴氏至小塘公(守元)十代时与西河村戴氏十代九重公连宗同为“注礼堂”。是谱称：

予族至小塘公亦十代；河村公祖茔葬予族东鸡心山，春冬扫墓，九重公与小塘公往来莫逆，故连宗兄弟称，予家迢迢谷及予族有居河村者，凡入学贡副，祭鸡心山祖茔，必均祭茔二公三分祖茔。由是两族连宗，自小塘、九重公始，恐后人不知，故载之小塘公表后。

可以说，两族连宗，也是戴氏父子后来徙居迢迢谷的渊源。

《戴氏宗谱》原为三部，分号为“宽”、“和”、“睦”，惜于“文革”焚毁其二，现存一无封签本。是谱于康熙癸巳(1713年)创修，乾隆辛卯(1771年)春续修，嘉庆己卯(1819年)三修，光绪乙亥(1875年)仲秋四修。花园戴氏“世系表”，自茔二公起，至五百余年后果辈(二十一世)，各支分脉记录详尽。关于河村戴氏各支派脉，尚有两部未见，据族中长者回忆，一部多为祖上容像及赞、铭之类，另一部是否即为河村一脉“世系表”尚不得知。

又族中长者言，因戴氏父子抗清廷坐罪，所以后来修谱不敢将其列入，免招祸株连同族。现存是谱中有《谱例》曰：“谱与国史无异，史录一国之事，善与恶俱书；谱存一族之事，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也。善有可录，片言细行不遗焉。”从这段所谓《谱例》中可见，修谱者对于族中之人与事并非记录无遗，用他们的话说是择善而去恶。是谱于乾隆年间续修，正是清代“文字狱”处于登峰造极

之时，戴重《河村集》指为禁书查抄，戴移孝(本孝弟)、戴昆父子遭戮尸，后人举家遭殃。族中人担心株连全族的惶惧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戴重一家这样的事，清廷特别敏感，动辄杀人，不择手段的残酷镇压，无非是立威于民，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清廷进入乾隆时期，亦称盛世，政局相当稳定，久而久之，一般的平民已习惯于做清廷的顺民。至此，对于戴重一家誓与清廷不合作的所谓“民族意识”，戴氏宗族中的后人是很难作出公正对待的。如果真如此，即使那两册佚失的谱牒复得，也不可能复见戴重一脉的记载了。鉴此，我们倒是极为佩服方志学家章学诚的胆略和思想，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编纂《和州志》时，用了近万言的篇幅详细地叙述了戴重及其二子的生平，为其父子三人立传。

“和县猿人”遗址龙潭洞

家族与环境

到了戴本孝的父亲戴重这一辈时，戴氏家族在和州已生活了整整十代。

和州，是皖东古老的文化小城。

她地处长江下游，东南滨江，西北环山；东望六朝故都金陵，南依江城米市芜湖，隔江与采石矶相望；巢湖、滁河分贯南北，素有“鱼米之乡”美称。

和州的历史悠久，十余年前，考古





西楚霸王陵园

学家在城西北陶店乡龙潭洞发掘出一具旧石器时代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将其定为“和县猿人”。可见在三四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活动。西周时，和州属扬州；春秋战国时皆为楚地；秦时置历阳县，属九江郡；汉沿之；三国为吴之重镇；晋时置历阳郡；北齐天保六年，改历阳为和州。

和州自古人文荟萃，留下许多名胜古迹。西楚霸王项羽自刎的乌江，唐刺史刘禹锡的陋室，香泉昭明太子“平疴汤”（温泉），乐府诗人张籍桃花坞读书处，刘禹锡饯别白居易之白渡桥，李白驻足之横江，歌豪杜默手植丰山半枝梅，明太祖游览的镇淮楼、鸡笼山……这些胜迹又多与这些文人志士的诗篇咏唱和传说轶事有关。

在民间，也流传着不少关于戴氏父子的动人传说。戴本孝月夜画梅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据史书记载，北宋歌豪杜默（名师雄）归隐乡里——和州西南丰山杜村，于门前手植梅树数株，几经沧桑，最后独存一树。这株品为“玉蝶”的单瓣纯种白梅，每岁春首著花，翩翩如蝶舞；因其每年轮开半树，人称“半枝梅”。

相传，杜默后人杜浩(字三楚，《历阳典录》有记)与戴本孝交往甚笃，每值梅花初开，杜家总忘不了约本孝赏梅作画。某年，春雪纷飞，花开烂漫，本孝欣然赴约。只见梅树生机勃勃然，玉蕊翩翩，当即援笔写照，数帧皆难尽其韵。薄暮，本孝伫立窗前，但见月光初照，梅影映雪，宛然一幅绝妙的水墨梅花图。本孝复乘兴铺纸挥毫，对影而画。不料方写半树，一片乌云遮住明月，似泼翻墨盂，将雪地梅影倏地涂去。本孝长叹：“助我者明月，败我者亦明月矣。”过一刻，待他再细瞅案上的梅图，却发现这半树梅花竟已捕捉到梅树最动人的情韵。于是戴本孝月夜画“半枝梅”成为一时美谈。据说，从此这梅树每岁也竟只开半枝了。



梅豪亭

从这段美好的传说可以看出，故乡的人们对画师的才情充满了爱戴；同时，这传说亦为杜、戴的交谊增添几分诗意。戴本孝诗集《馀生诗稿》中有一首《柬杜三楚芳讯老梅胜常否》七律诗，当是他们之间交往的最好见证。诗曰：

十余年不到君家，家树堂前烟草遮。
幽结三间小茅屋，香横十丈大梅花。
每惭俗客能来赏，偏是狂夫兴懒赊。
幸得孤芳同散木，斧斤今已遍天涯。

清兵入主中原，时江南兵卒造战舰伐木甚厉，戴老画师牵挂的“十丈梅花”幸免遭劫。而今沧桑几百年，花开

絕句謂湘曰我大剛士今號西山餓夫含笑入地矣
 語朝我當去追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爾輩慎守之
 勿失卽我目順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沐
 浴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歾劉夫絕粒餓十有
 六日扶至公樞前拜伏痛哭夫外史
 人餓七日則氣盡而絕至王餓十一日方歾
 西也閩州縣志先生餓至七日時據湯廷家人餓
 以湯密投餒計其中冀
 奪其志故久而後歾也
 戴重字敬夫和州人性至孝砥行修名彤彤儒者而
 好古竊經喜談王伯大略能詩善屬文下筆數千言
 立就崇正甲申延對春坊趙士春放置第一授湖州

《历阳典录》书影(之一)

府推官亂後歸里和舍山張不二兼純絕命詞同不
 會而卒鄉人私謚文節先生子務旃本孝無忝移孝
 皆以布衣能詩務旃別號鷹阿山樵畫尤見稱於時
 遺民詩傳
 國朝
 孫黃字印山和州人順治丙戌舉人美風府有文名
 孝友重義口絕譏評任陝西渭南令以廉能著士民
 愛戴之和州志
 成性字我存和州人舉順治己丑進士授中書舍人
 假御史出按福建有清直營轉兵部主事以大學士

《历阳典录》书影(之二)

花落，芳香依旧……

在民间，对于这位老死布衣的画师或许了解的并不多。然而，画师的父亲戴重九重公，可谓大名鼎鼎。在人们看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就像山东人说起秦琼、汤阴人谈起岳飞一样，惬意中带着几分神奇。传说纵然美好，终究是传说。不过《和州志》洋洋近万言的《戴重传》、陈廷桂(子犀)纂辑的《历阳典录》以及一些贤士名流为戴重的著作《河村诗文集》所撰的序、跋文字，为我们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等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

戴重(1602~1646)字敬夫，初名九重。对这名抗清斗士，《和州志》这样描述他的少年：“少奇伟，方儿时，即嬉戏兵械，习行阵击刺法。”年稍长，尊江浦郑朝聘为师，“尝闻朝聘讲授圣人之学，私心独喜，尽焚平日所习举业程式文字，慨然有志于古人，静坐深思，彻日夜不倦穷经。余暇抵掌谈五霸大略。腾蹕自喜，不屑屑为拘儒曲谨，意气岸然也”。可以看出，戴重青少年时代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敢于抛弃科举八股程式，对他后来成为民族义士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

崇祯十一年(1638年)，戴重参加复社，弹劾阮大铖。十五年(1642年)，他到南京应试，上书崇祯帝请迁都陕西保国安民。十七年(1644年)3月，明亡。5月，清定都北京。这时，在南京，由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立了福王朱由崧。戴重做了程世昌的幕僚。不久，应岁贡廷试，得了第一名。却因在试卷中言辞激烈抨击马士英等权奸当政，又拒绝马士英强索祖传沉泥砚，因此，他虽实授湖州府通判，未到职即被挟怨改任廉州(今广西省合浦县)。翌年(1645年)赴任前，已对该政权不抱什么希望，便随程世昌

一同下湖州。中途听到南京沦陷，到湖州的后林村，便与当地的潘国赞及书生严启陇等人聚议，招义勇两千余人，与长兴的韩绎祖、太湖的黄飞相呼应，于中秋后五日举兵起义，在反清复明的斗争史上又增添了悲壮的一页。决战中，戴重腹部中箭濒危，其子本孝沉着机智救父突围，“时逻徼甚严，咫尺皆有厉警。重卧舟中创基，本孝宛转支应诘者，卒得脱去。”一路上，他们全家已作好“不幸”的准备，如《戴重传》所云：“途中嘱妻女纫衣，誓死待不测。”航江千里，全家好不容易遁归和州。

纵观历史，明末的政治已势同朽木。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神宗朱翊钧就肆意地压迫、宰割人民，无论是百姓还是国家已是财尽力竭。随后的光宗、熹宗更是昏庸，国家千疮百孔，朝廷一片狼藉。之后，朱由检即位。让这位17岁的小皇儿来担负一个庞大国家的命运，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何况是这样一个腐败不堪的政权！民不聊生，纷纷造反，李自成直捣京都，迫使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然而李自成也没有保卫住北京。东北的清兵入关了。他们落后的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制度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两年后，长江、钱塘江，乃至湘江、赣江流域的人民都接触到了这“北来的血腥”^①。

深受战乱之灾的大多数人已对覆灭的明王朝不抱幻想，统治者对人民总是要压迫，甚至屠戮的。摧毁他们国家的李自成已经死了，报仇无敌。但对清军的野蛮行径，他们更不能忍受，就像不能忍受明王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一样。于是，他们又要拼出性命来维护旧的统治，抵抗清

^①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见《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